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述論

李侑儒*

摘要

《毛詩天文考》，清人洪亮吉撰。該書為《詩經》學史第一部天文類專著，其既集前人天文類著述之大成，又為開創性的《詩經》天文類專書。然除各叢書提要外，多數《詩經》天文學研究均以其作輔助資料，而無專門性的研究論著。故本文聚焦於洪亮吉《毛詩天文考》，首先整理其版本流傳概況，並比對選出較佳版本，以進行文本分析。於考索徵引文字過程中，發現洪亮吉對於考證《詩經》天文有一定的規劃，由一及二、二衍三，而包羅眾說以銓天文。並且不拘於儒家經書之說，博采天文、星占、緯書以旁證之。復以史志、地理之長，對考述記閏、曆法修訂有其獨到見解，抨擊漢儒所謂擅天人、曆變者如董仲舒、司馬遷；又對鄭玄《毛詩譜》補充星宿分野，可謂廣徵博集，以求完備。然考述之作卻有意排除宋儒之說，且各考次之間，常出現引述混雜、混引與誤引的情況。綜合觀之，《毛詩天文考》畢洪亮吉考據之功，雖非長篇巨制，仍不失為《詩經》天文類的優秀考據作品。

關鍵詞：《毛詩天文考》、洪亮吉、《詩經》天文學、《毛詩譜》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A discussion of Hong Liangji's "*Maoshi Tianwen Kao*" in Qing dynasty

Lee You-ju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Maoshi Tianwen Kao*" (《毛詩天文考》, studies of astronomy in *Shijing* 《詩經》), wrote by Hong Liangji a scholar from the Qing Dynasty. It is the first specialized book on astr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Shijing*, which not only collects the previous works on astronomy but also pioneers a new field of study on astronomy in *Shijing*. However, except for the summaries provided in various books, most studies on astronomy in *Shijing* have used this book as a reference material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specialized research.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Maoshi Tianwen Kao*" by Hong Liangji. It firs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its versions and selects the better ones for text analysis. In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for references, it is found that Hong Liangji has a certain plan for the study of astronomy in *Shijing*, which involves one, two, and three levels of evidence, including various opinions on astronomy. He is not limited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but also draws on astronomy, astrology, and Wei Books to provide supporting evidence. He also has unique insights on the leap month and calendar revision based on his knowledge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and criticizes the so-called Han Confucianism scholars such as Dong Zhongshu and Sima Qian, who were said to have overstepped their bounds in changing calendars. In addition, he supplements the field of star distribution in the "*Maoshi Pu*" (《毛詩譜》, the genealogy of *Shijing*) by Zheng Xuan,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a wide collection of knowledge to achieve completenes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search, he intentionally excluded the ideas of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s, and there are often situations of mixed citation, cross-references, and misquot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sections. Overall, "*Maoshi Tianwen Kao*" is not a long masterpiece, but it still stands as an excellent work of research on astronomy in *Shijing* due to Hong Liangji's meticulous research efforts.

Key words: *Maoshi Tianwen Kao* (《毛詩天文考》, studies of astronomy in *Shijing*), Hong Liangji, *Shijing* (《詩經》), Astronomy, *Maoshi Pu* (《毛詩譜》, the genealogy of *Shijing*)

壹、前言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生於清乾隆 11 年（1746），卒於嘉慶 14 年（1809）。據其門人呂培等編次《洪北江先生年譜》，言洪氏少貧，僅能受學於外家家塾。5 歲啟蒙，至 17 歲前，俱已學得四書五經，並習制舉之文。惜應試不順，年 44 歲方舉乾隆 55 年（1790）庚戌恩科榜眼，但少時詩文已早負盛名，詩文著作豐富，時人將其與孫星衍（1753—1818）、趙懷玉（1747—1823）、黃景仁（1749—1783）、楊倫（1747—1803）、呂星垣（1753—1821）、徐書受（1751—1805）等合稱「毗陵七子」。亦嘗因詩名、才學與名士朱筠（1729—1781）、汪中（1745—1794）、王念孫（1744—1832）、章學誠（1738—1801）、翁方綱（1733—1818）……等結交，並獲乾隆皇帝賞識。

乾隆 38 年（1773）四庫館開，安徽省設局搜採遺書，主事者聘洪氏總司其事，太守沈業富（1732—1807）亦看重其才，特延為書記。¹ 其著有《卷施閣集》、《更生齋集》、《北江詩話》、《春秋左傳詁》、《公羊穀梁古義》、《毛詩天文考》等，值得一提的是，洪氏亦長於志書、地理類著作，如新修《淳化縣志》、重修《固始縣志》、《東晉十六國疆域志》、《晉書地理志新補正》等，甚至參與《大清一統志輯要》的編纂。故《清史稿·洪亮吉傳》稱其「詞章考據，著於一時，尤精挈輿地」。²

本文欲關注者，為氏著之《毛詩天文考》。古代探討《詩經》天文之作，有宋代王應麟（1223—1296）《六經天文編》的《詩》編、³ 明邢雲路（1549—？）輯《古今律曆考》〈《詩經》考〉、⁴ 明馮復京（1573—1622）《六家詩名物疏》部分條目、⁵ 清顧棟高（1679—1759）《毛詩類釋·釋天》，⁶ 曾整理與考述《詩經》部分天文星象，然均非《詩經》天文考的專門著作，邢氏《古今律曆考》亦僅著重《詩經》天文與律曆相關之處。洪亮吉《毛詩天文考》為《詩經》學史上第一本《詩經》天文學專著，也是古代《詩經》天文研究的集大成者。

現今學界並不乏《詩經》天文的相關論述，但多聚焦天文星象用於《詩經》文本所呈現

¹ 整理自〔清〕呂培等編：《洪北江先生年譜》（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年譜叢書》影印授經堂重刊本）。

²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1307。

³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據《學津討原》本排印）。

⁴ 〔明〕邢雲路輯：《古今律曆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據《學津討原》本排印）。

⁵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4。

⁶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

的意象分析，抑或純然考察《詩經》天文，而用《毛詩天文考》以佐證者。⁷ 以《毛詩天文考》一書為探討對象者，有《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的〈《毛詩天文考》提要〉、⁸《詩經要籍集成》〈《毛詩天文考》提要〉，⁹ 以及高婷婷所撰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嘉慶時期《詩經》文獻研究》，第二節「關於《詩經》的天文研究」，然其版本考察不足，且行文敘明有四項特點卻僅列三項，殊可參酌，但未能盡信。¹⁰ 林甸甸〈《詩經》「三星」考〉¹¹ 則是重新檢視歷代「三星」說法，並逐一探討各說迂直之處。故本文擬從圖書文獻的角度切入，整理《毛詩天文考》一書流傳概況與現存情形，次釐洪亮吉對《詩經》天文考述的體例、特點，與洪氏《毛詩天文考》所彰顯的學術特長，末論《毛詩天文考》一書的局限。¹²

貳、《毛詩天文考》版本流傳概況

《毛詩天文考》不分卷，今存版本為淮南張氏崇素堂刊本與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下稱《史學叢書》本）。

淮南張氏崇素堂刊本（下稱崇素堂刊本）行款每葉 10 行、行 23 字，左右雙邊，版心黑口，單魚尾，版心上方刻有書名「毛詩天文考」，下方有葉碼。前有書名葉元蘇張肇辰¹³ 所

⁷ 近年臺灣地區對《詩經》天文研究的篇章僅有邱韻如：〈動如參與商：詩經裡的三星歧義初探〉，《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4 期（2019 年 12 月），頁 89—103，以星空觀測、出土文獻推定〈綱繆〉三星為「參三星」；學位論文部分則有吳佳鴻：《〈詩經〉與天文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即以《毛詩天文考》為輔，僅作為論證補充。中國大陸對《詩經》天文研究的關注，多集中於國學知識的介紹，或是天文意象的簡單分析，例如以《詩經》中「天文知識」、「天文星象」於《少兒國學》發表的基礎知識類篇章；數篇碩士論文亦多以「天文意象」為出發，並不兼及《毛詩天文考》的研究。

⁸ 江瀚：〈《毛詩天文考》提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 1 冊，頁 353。

⁹ 尚繼愚：〈《毛詩天文考》提要〉，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年），第 27 冊，頁 395。

¹⁰ 高婷婷：《嘉慶時期《詩經》文獻研究》（瀋陽：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 年）。如按《毛詩天文考》的出版脈絡，原書應有二種原刻本：崇素堂刊本與《史學叢書》本，一種重印本：民國 9 年（1920）番禺徐紹榮彙編重印《史學叢書》本，以及四種影印本：1989 年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叢書集成續編》及 1994 年上海書局《叢書集成續編》影印《史學叢書》本、1992 年《詩經要籍集成》影印民國 9 年番禺徐紹榮重印本、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崇素堂刊本。高氏論文將新文豐出版公司及上海書局視為同一本，而缺少《詩經要籍集成》本，因此記為 5 種版本。

¹¹ 林甸甸：〈《詩經》「三星」考〉，《文學遺產》2017 年第 2 期（2017 年 3 月），頁 179—182。

¹² 本文於中國古代天文學理論、天文學學者相關著作，參考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臺北：明文書局，1984 年）、鄭文光著，丁原植主編：《中國天文學源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莊威鳳主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的研究與應用》（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年）、陳久金主編：《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年）等論著。

¹³ [清]張肇辰，字詠仙，江蘇蘇州人。元和縣舉人，道光 30 年（1850）選用為江蘇桃源縣知縣。

題「毛詩天文考」與牌記「清道光三十年冬中淮甯張氏崇素堂校槧」，正文卷端首書「毛詩天文考」，次行上方署「陽湖洪亮吉撰」，同行下有「後學淮甯張 凱校刊」，再次為該書內容，卷末附咸豐元年（1851）張凱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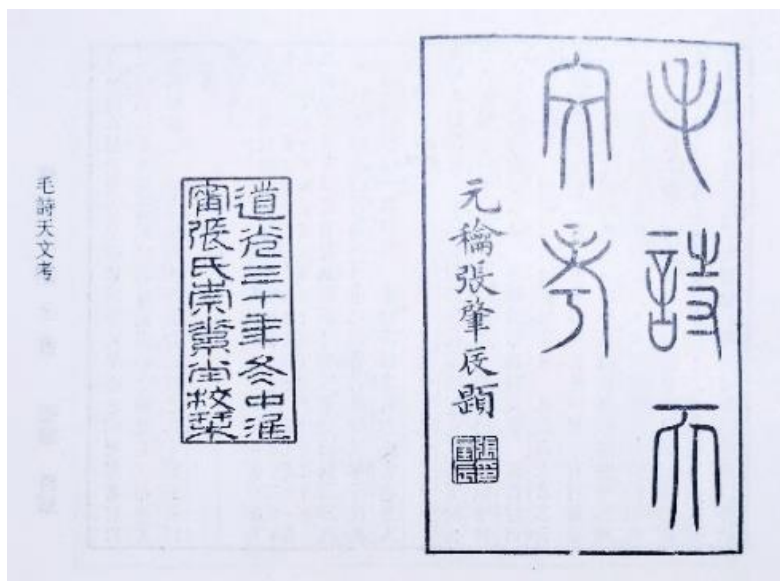


圖 1：淮甯張氏崇素堂刊本書名頁、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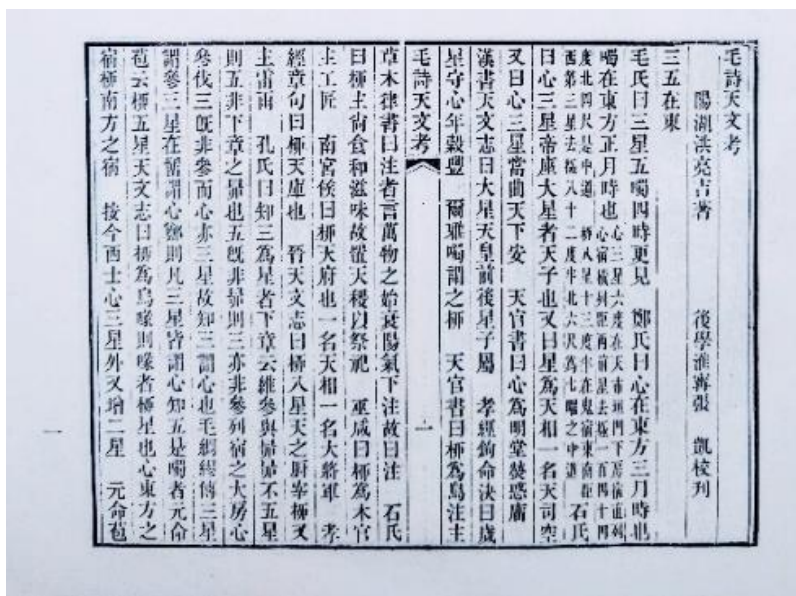


圖 2：淮甯張氏崇素堂刊本正文卷端

咸豐元年，升直隸趙州隆平知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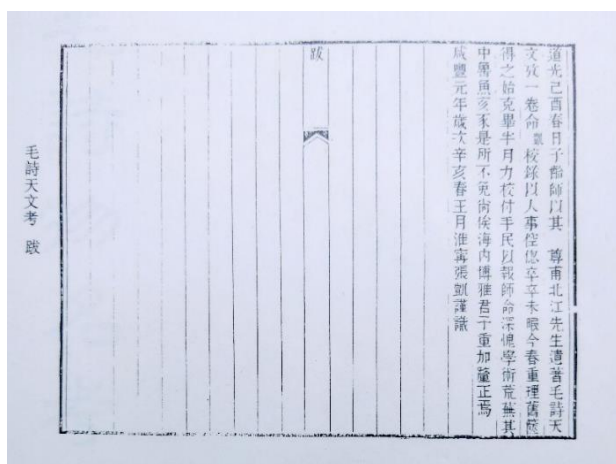


圖 3：淮甯張氏崇素堂本卷末跋語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嘉興市圖書館、貴州省圖書館館藏俱案卷末跋語署年作「咸豐元年（1851）刻本」，河南大學圖書館及復旦大學圖書館則依卷前牌記，錄其藏為「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據此本為底影印流通。¹⁴

《史學叢書》本行款每葉 11 行、行 24 字，四周單邊，版心黑口，單魚尾，魚尾下有書名「毛詩天文考」及葉碼，書耳處有刻字數。卷前書名葉與正文卷端題「毛詩天文考」，次行下方署「陽湖洪亮吉撰」，再次為該書內容。書末記「毛詩天文攷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沈寶樞校字」，亦附咸豐元年張凱跋語。



圖 4：《史學叢書》本正文卷端

¹⁴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65 冊影印清道光 30 年〔1850〕淮甯張氏崇素堂本），頁 1—13。



圖 5：

《史學叢書》本書名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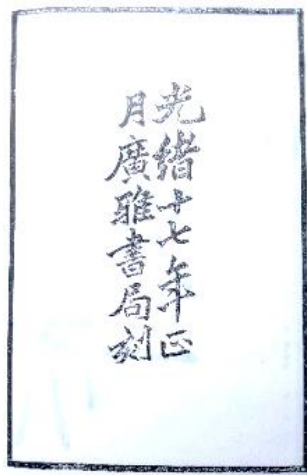


圖 6：

《史學叢書》本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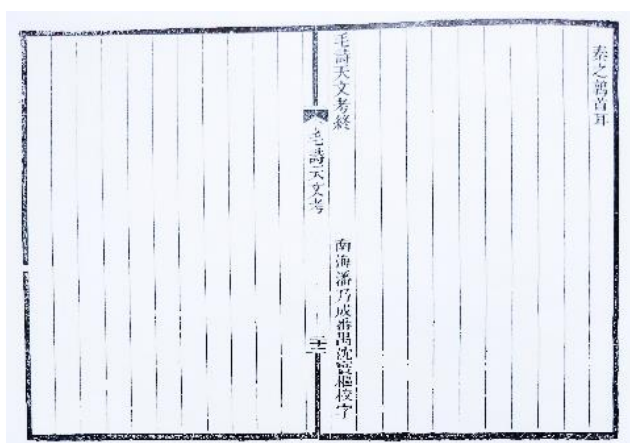


圖 7：《史學叢書》本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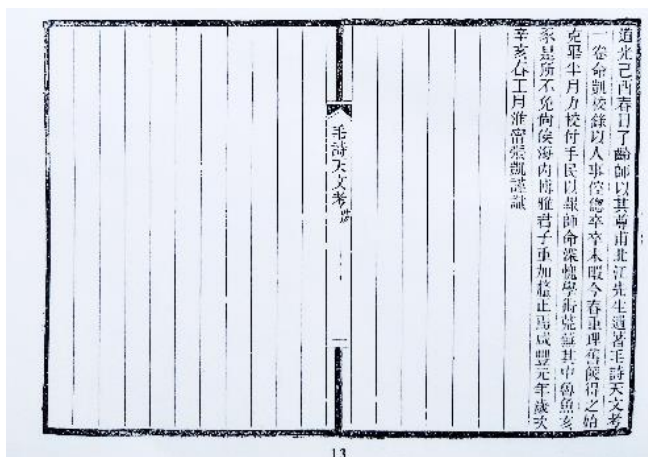


圖 8：《史學叢書》本跋語

張之洞（1837—1909）刻《廣雅叢書》時，前後歷時 20 餘年，案今所能見之書影俱依牌記作「光緒十七年正月廣雅書局刻」，故檢索中國「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時，大多數圖書館記為「清光緒十七年（1891）廣雅書局刻本」，有部分圖書館載「清光緒十五年（1889）廣雅書局刻」，亦有「清光緒十三年（1887）廣雅書局刻本」者。¹⁵ 民國 9 年（1920）番禺徐紹棨彙編重印廣雅書局《史學叢書》，《詩經要籍集成》以此為底本影印流通，¹⁶ 而上海書局《叢書集成續編》及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叢書集成續編》所據影印者，則是光緒 17 年刻本。¹⁷

將崇素堂刊本與《史學叢書》本相互校對後，二者僅於版面略有出入，《史學叢書》本在崇素堂刊本的基礎上，對內容勘正頗多訛誤之處。如原誤之「知三為星」（「三五在東」條）、「營室，水星也」（「定之方中」條）、「哀公二十四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條），於《史學叢書》本改正為「知三為心」、「營室，木星也」、「昭公二十四年」等（詳參附錄「崇素堂刊本與《史學叢書》本對照表」）。依內容編次及卷末所刻張凱跋語，《史學叢書》本應是據崇素堂刊本重刻，後出轉精，該本確實修正諸多崇素堂刊本誤漏之處。以下據《史學叢書》本（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略論洪亮吉《毛氏天文考》一書內容特色與其本身的侷限。¹⁸

參、《毛詩天文考》體例

洪亮吉《毛詩天文考》考述《詩經》天文體例，首列《詩經》詩句，次徵歷代解釋天文之說，間有洪氏己見，以案語佐之。這類考證方式即如歷代經書疏證之法，並非洪亮吉獨有，但若將洪氏《毛詩天文考》與王應麟《六經天文編·詩》或其他《詩經》天文類著述相比較，可以看出洪氏特別於考釋星宿時，另加星宿與黃道、極星之角度、距離。而洪亮吉對於徵引文獻排次的邏輯與選擇，筆者以為顯現出《毛詩天文考》具備洪氏風格的兩點特別之處。

¹⁵ 中國國家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孔子博物館、湖南圖書館、暨南大學圖書館、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圖書館均載為「清光緒十七年（1891）廣雅書局刻本」；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記作「清光緒十三年（1887）廣雅書局刻本」，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圖書館、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文獻信息中心則記「清光緒十五年（1889）廣雅書局刻本」。

¹⁶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年，《詩經要籍集成》影印民國 9 年〔1920〕番禺徐紹棨彙編重印《廣雅書局叢書》本），第 27 冊，頁 397—407。

¹⁷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光緒 17 年〔1891〕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頁 801—81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光緒 17 年〔1891〕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頁 1—13。

¹⁸ 下凡引《毛詩天文考》原文者，均為新文豐出版公司《史學叢書》本，且隨文標記頁碼，不再另出註。

一、統合眾說，以臻完善

洪氏考《毛詩》天文，與王應麟《六經天文編·詩》、邢雲路《古今律曆考·詩經考》同，以詩句為整體，與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顧棟高《毛詩類釋·釋天》以詞彙為主不同。洪氏《天文考》內容大抵先列毛說，再列鄭《箋》，後舉其他書中相關說法。以〈三五在東〉條為例，其載：¹⁹

毛氏曰：三星五噉，四時更見。

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噉在東方，正月時也。

心三星六度，在天市垣門下，房宿直列，心宿橫列，距西前星去極一百四十四度，北四尺是中道。……

石氏²⁰曰：心三星當曲，天下安。

〈天官書〉曰：心為明堂，熒惑廟。

《漢書·天文志》曰：大星天皇，前後星子屬。

《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頁3）

洪亮吉引石氏（《星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孝經鉤命決》所言，說解毛《傳》「三星」、鄭《箋》「心在東方」，其認為三星即心宿，心宿為明堂，為熒惑（火星）之清廟，又包含「天皇」以及「前後星子屬」，歲星（木星，吉星）若在天體上與心宿的位置交會，則象徵年穀豐登。接著考「噉」，《毛詩天文考》載：

《爾雅》：噉謂之柳。

〈天官書〉曰：柳為鳥注，主草木。

〈律書〉曰：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

石氏曰：柳主尚食和滋味，故置天稷以祭祀。

巫咸曰：柳為木官，主工匠。

南宮候曰：柳，天府也，一名天相，一名大將軍。

《孝經章句》曰：柳，天庫也。

晉《天文志》曰：柳八星，天之廚宰，柳又主雷雨。（頁3）

¹⁹ 原文中洪亮吉補誌或述論，當同時引用時，為方便分辨，將洪氏注語設定新細明體、10.5 級字、後退一字元。如單獨引用，則按獨立引文格式設定。

²⁰ 石氏《星經》據載為後人將戰國時楚人甘德《天文星占》與魏人石申《天文》合稱之作，唐代瞿曇悉達所編《開元占經》引用最多，詳細用度數表示恆星位置，一般稱為《石氏星經》。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第二冊，頁 185—186。

先引《爾雅》釋「囑」為柳（宿），次引〈天官書〉之說「柳為鳥注」，下又釋「注」為何義，接著一步步將柳與「食味」、「木官」、「天府」、「廚宰」、「主雷雨」各義串聯，以其所代表執掌與象徵，完善「柳」的意義，末以孔穎達《正義》作結。

臚列眾說本是注解、考據慣有的體例，洪亮吉使用這樣的考釋方式考察《詩經》中的天文，並非意外，然而洪氏對於引用後怎麼排序，存在一定思路。從前引〈三五在東〉條的釋文可看出，第一步洪氏列舉經書的定義，或是框定欲注解的對象；第二步引占星書、天文書中，對該星宿的解釋或紀錄，說明這個現象的出現有什麼樣的意義；第三步則是擷取前段文字的部分，引後文解釋前文。對於心宿、柳宿，史書上記載的定義或現象，絕對大於洪亮吉所引的片段，然而洪氏只引其中關鍵，且可串連成一系統的解釋，而這個系統必須完善被注解的對象，構成「主體／定義－象徵／意義」的考證邏輯。

《詩經天文考》氏的多數條文均首（毛《傳》、鄭《箋》）尾（孔《疏》）完整，但部分條文的毛、鄭之說，並非洪氏認定的要注解的對象，或是沒有這個對象的相關內容，洪氏亦引其他經典中的文字，將經典置於前，規範與確立洪氏欲注解的主體，其後再續他說以證。如「跂彼織女」條，毛、鄭均未解織女義，洪氏則先引《史記·天官書》語「織女，天女孫也」（頁9），後用《開元占經》徵引文獻如石氏《星經》、《春秋佐助期》、黃帝占等說，補足「織女」之義。

洪氏的考證邏輯，引證少者如〈三星在戶〉條，引毛《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再用鄭玄《箋》「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最後用孔《疏》之說做結，〈三星在留〉條更僅用毛《傳》之說。長者如〈維參與昴〉條，先用毛《傳》規範注釋主體「參，伐也；昴，留也。」，其後一一臚列《史記·天官書》、《史記·律書》、石氏《星經》（存於《開元占經》）、《河圖聖治符》（存於《開元占經》）、《孝經章句》（存於《開元占經》，今《孝經章句》無）、《爾雅》、巫咸說（存於《開元占經》）、西官候（存於《開元占經》）、虞翻（《三國志·虞翻》）、孔《疏》、王充《論衡》等，對毛《傳》參、昴的定義、由來、形象、象徵、相關故事、記載、出現時間等，完整說明參與昴的相關內涵。綜觀《詩經天文考》洪氏的考釋，以「主體／定義－象徵／意義」的邏輯貫串，對於理解《詩經》所載天文星象，不僅邏輯分明且清晰易懂。

二、取材廣泛，保留緯說

筆者計算《毛詩天文考》可考得的徵引文獻，約60種，其中有11種是已確知為緯書者，佔1/5；天文曆算類書則約有15種，其他則出自不同的經學作品、文學注疏與史書（詳見附錄二）。依前所述，凡與條目相關，符合洪亮吉認定可「完善」星象意義者，洪氏皆收於條目之

下。如〈維天有漢〉條載：

毛氏曰：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

《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

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埤雅》曰：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

《抱朴子》曰：天河從北極分為兩頭，河者天之水也，隨天而轉入地下過。

晉〈天文志〉曰：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乃西南行，……經北河入東井水位……至七星而沒。

宋《中興天文志》曰：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頁8—9）

8條引文中，《河圖括地象》、《孝經援神契》屬緯書，晉〈天文志〉、宋《中興天文志》、楊泉〈物理論〉屬天文書，《埤雅》為辭典，與雜著《抱朴子》。洪氏考毛傳之「漢，天河」，用《河圖括地象》記載「河精上為天漢」，後引楊泉〈物理論〉「精」者何來。一層一層考釋，一方面囊括文獻中的義項，一方面總結該星象的整體意涵。

又如考鄭玄《毛詩譜》，幾乎每則均有《詩推度災》或《春秋元命苞》兩種緯書，與《星經》、《開元占經》等星占之書。緯書多被視為附會儒家經義所衍伸的符筭瑞應占驗之書，其中亦有天文、占星、天人感應之說。然而即因緯書包含眾多天文、曆法、星占之說，故史志中常保留緯書紀錄。以〈維天有漢〉條所引《河圖括地象》、《孝經援神契》而言，它們提供的是一種古代對於雲漢的詮解，洪氏引為佐證毛說「漢」與「天河」的關聯，從而開啟其下《埤雅》、《抱朴子》、《晉書·天文志》、宋《中興天文志》對於河漢更深入的說明。

洪氏不因緯書言災異而將其排除在徵引文獻外，而是應用而用，取緯書釋天文說解，有益於考證者皆可入注。

肆、洪亮吉於《毛詩天文考》的闡發

如果說洪亮吉《毛詩天文考》的考述方式是其詞章考據的基本素養，那洪氏於書中的論證與納入鄭《譜》的考釋，則是洪氏專長領域的發揮。洪亮吉於《毛詩天文考》「十月之交，

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條下引文後，撰有一段長約 3300 餘字的論證，立論方式與其他學者多所不同，主要論周、秦、漢日食記載錯誤源於曆法計算、史官記錄之失。而對鄭《譜》，則是其將地理、方志的特長，發揮於鄭《譜》的考補。

一、考史官之誤

《詩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一句，歷代對此日應定於厲、幽、平王，有殊多討論。如虞胤（南朝梁武帝時人，約 464—549）、僧一行（683—727）、張載（1020—1077）、朱熹（1130—1200）、閻若璩（1636—1704）、戴震（1724—1777）等，虞胤、僧一行認為此次日食應屬幽王辛卯朔，張載、朱熹則基於《詩經》均用夏正，為何獨此一篇用周正？閻若璩與戴震則據日食時間記算，證明此時為幽王六年乙丑建酉月辛卯（西元前 776 年 9 月 6 日）朔辰時日食無誤。1931 年法人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查得該日日食只會出現於高緯度地區，1935 年德人郝威烈（Willy Hartner, ?）則推定出當時的周地（西安）應看不見此次的日食，故認為此詩不在幽王時作；陳遵媯則利用奧伯爾茲（Oppolzer, ?）的《日月食典》計算，推斷此時接連發生兩次月食與一次日食，且依西安經緯度，仍有可能得見，因此幽王六年十月辛卯發生日食，是符合《詩經》詩句原意的。²¹

洪亮吉論文特別之處，在於洪氏並不著重是周曆、是夏曆之說，其用單純日月食的計算立場，推導幽王長曆六年，「歲天正朔乙丑日，進十一朔為亥月，得庚寅日，減二朔，得辛卯日，乃酉月朔，非亥月。」（頁 5）言此時記朔，是周人的失曆與失閏。洪亮吉舉詩中所列震電、騰川、山崩、岸谷之語，本就屬秋日景象，夏正即為 8 月，而洪氏認同《詩經》通篇既為夏正，毋庸特別加註此時用周正，故有十月之說，其實只是春秋時的史官記曆之法有誤。

洪氏列舉《左傳》11 例、歷代史官記日月食之失，以及史官不察南北方對日月食的觀測情形其實不同，居然記出「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頁 6）之類的舛誤。其又言：

然歷考春秋全傳，獨晉、鄭始終多用夏正，蓋晉、鄭為東遷功臣，不改先王之舊耳。

以是知周制實未嘗以子月為春，而東周曆法之失，相因使然，乃以三王改正，彌縫其敝，漢人遂附會為古制，皆不考全曆之謬。（頁 6）

姑不論洪亮吉此說的正確與否，由此可知洪氏認為三王改正之說，是基於東周失曆的緣故，而後人為求其合數，才兼以附會到周正建子之說。

²¹ 詳參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臺北：明文書局，1988 年），第三冊，頁 20—26；另莊威鳳主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的研究與應用》（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年），頁 112—113，亦述及此事，但其推論較少，僅言以周制推之較為合理。

細察此論，洪亮吉主要是針對《左傳》的無端附會，而進行的曆法批判。如其言「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矣，亦不常為水也。」（頁7），說明即便是日食，也不一定會大水，而且大多數為雩災，此《左傳》牽強之例。而漢儒又將不書、言朔不言日等，與魯桓公有夫人之禍相牽連，乃失時又未察，並無端附會災異。洪氏辨正太史公、董仲舒、劉向等「漢醇儒」的失曆之過，洪氏言：

董仲舒、劉向於《春秋》日食，皆繫之以事應，殊不知《春秋》閏餘乖次，史失其官，而漢儒之占驗何涉焉？劉向無論矣，仲舒稱漢醇儒，仍無端妄說，使後世司天家奉為典籍，豈不惑與？愚謂仲舒之〈洪範〉災異等傳悉可廢也！（頁8）

洪亮吉對所徵文獻並不拘於一說，但不代表對災異落於人事抱持相同想法。文獻可用，必須合乎應用而用，但文獻本身龐雜的災殃事應，與史官對記閏的理解錯誤，又擅補一閏，故史書已誤。董仲舒未察而妄加占驗，劉不免於此，洪氏對此大加抨擊「謂仲舒之〈洪範〉災異等傳悉可廢也！」是故江瀚對洪亮吉此番論述，稱其「是尤快論」。²²

二、重星野之地

古代天文觀測認為天上的變異，會與地上某地遙相呼應，而地上所發生的各種變動，也會使星象產生不尋常的異變。因此，占星家將天上的星宿，與地表各國互相搭配，一旦該星宿出現任何異象，與它相應的區域便會產生相應的異常現象。這樣的分配，即所謂的星野。

洪亮吉《毛詩天文考》不僅考釋《詩經》天文，更納入考證鄭玄《毛詩譜》12條。鄭玄《毛詩譜》是以《詩經》所載各國為綱，著重還原各國國譜世系，故首揭地理、一國始封之王，次結合詩篇與國之盛衰，以分譜作結。洪亮吉因自身對地理類文獻的觀照及熟稔，將典籍中與各國封地相關的星野紀錄整理詮次，繫以考語，以星野補充鄭《譜》中的先秦諸國封地。如〈邶鄘衛譜〉一條，考曰：

《堪輿經》曰：娵訾，衛也。

《詩推度災》曰：邶，結螭之宿。調營室星 鄘，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

《春秋元命苞》曰：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

《帝王世紀》曰：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為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

鄭《譜》：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

²² 江瀚：〈《毛詩天文考》提要〉，頁417。

《春秋文耀鉤》：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北斗樞星。

《星經》：辰星，主冀州。

案《推度災》所載國次、分野與他書皆不同，列之以廣博聞。（頁 11）

洪氏用《堪輿經》、《詩推度災》、《春秋元命苞》、《帝王世紀》、《春秋文耀鉤》、《星經》等堪輿書、緯書、帝王佚事等說，補鄭《譜》所無之星象分野。這樣的呈現方式，與方志中記一地之沿革極為相似，當相關的資料一字排開，吾人便可輕易從中看見分野的變化，尤其洪亮吉特別舉出所引《詩推度災》因其說與其他不同，必須列之以廣博聞。然而如果按照方志編纂的規律，應是可從文字中得出新舊地名的變遷，但與預期不同的是，洪氏並未用時間先後排序，以使更迭一目瞭然；且此處洪亮吉不再同考釋《詩經》詩句般以原文為主，鄭《譜》的排次降在星野之後，不知何故。

伍、《毛詩天文考》的局限

江瀚嘗評洪氏補鄭《譜》的工作是「其原雖古，然以今考之，環海六洲除中國皆無與分野，寧有是理乎？」且「盛百二《尚書·釋天》亦言分野，竝無取焉。」²³ 是不能明白為何洪亮吉需要在考《詩經》之外，還特地論及鄭玄《毛詩譜》，且只是為了補其所無之星宿分野，甚至無所不與分野。

如果就全書脈絡來看，可以發現這其實是洪亮吉編纂意識的展現，例如考釋引文的篩選、對史官失閏失曆的批評，以及如〈邛邛衛譜〉末所言「案《推度災》所載國次、分野與他書皆不同，列之以廣博聞。」（頁 11）意即在洪亮吉的觀念裡，能夠「補全」是最重要的事。

綜觀《毛詩天文考》，在「補全、完備」的這個框架下，需要思考的是，除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天文學者外，氏著《毛詩天文考》仍有其發揮不足之處。以下試舉兩點說明：

一、《詩》天文內容有限，引證排除宋儒

《毛詩天文考》共考《毛詩》天文詩句 5 首詩 21 條：〈三五在東〉、〈維參與昴〉、〈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七月流火〉、〈既伯既禱〉、〈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成是南箕〉、〈維天有漢〉、〈跂彼織女〉、〈終日七襄〉、〈睨彼牽牛〉、〈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維北有斗〉、〈月離於畢〉、〈三星在留〉、

²³ 江瀚：〈《毛詩天文考》提要〉，頁 417。

〈倬彼雲漢〉。另補鄭玄《毛詩譜》12條，共計33條考證。較諸《六經天文編》10條及《古今律曆考》12條，數量上多出後二者近三倍之多。然而《毛詩》305首，足堪闡發的詩作僅約百分之一，以《毛詩天文考》的編製而言，已是考證到了極限。

若細觀《毛詩天文考》的引述文獻，與《六經天文編》相較，前者於〈三五在東〉與〈維天有漢〉其實都參考了《六經天文編》的引文，連引證次序也相同；但在《毛詩天文考》內，僅〈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一條引用朱熹語，此和《六經天文編》泰半著錄宋儒之說大相逕庭。

二、引用與考述界線模糊，常見出處錯誤

《毛詩天文考》全書版式除遇星宿角度、星距為雙行小字外，其餘徵引文獻均僅有一空格相隔，故分辨前後文歸屬，即需耗費相當心力。如〈定之方中〉條，引安定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正中，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頁4）下句「考之分野，營室界衛，以北方之宿而出於南方之午位，則中也，出於衛之分野，則又中也。」（頁4）不在元代劉瑾（1451—1510）著述內，當為洪氏已見；其下「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頁4）又為劉氏之語，然再下段「參中、弧中、星中，農事載始之日，翼中、亢中、火中，農誌登黍之日，建中、牛中、虛中，農誌登穀之日，皆非力役之時，必待方中，農桑工暇，民力可用，故審此時以作宮也。」（頁4）則為洪亮吉本身的論述。

又洪亮吉撰述時，常混多條為一條，如「維北有斗」條引王昶曰：「九星謂天篷、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頁10），此九星非如洪氏語合為一句，而是分散在同一文章的不同段落；如其補鄭《譜》云引《淮南子》，實應為《史記·天官書》，同段落反而不見於《淮南子》。此類文字錯雜情形，有一定機率為刊刻致誤，後人使用時當注意每段引文之經典歸屬。

洪亮吉雖為考據名家，亦戮力於諸多考證、志書編撰之事業，但這並不能說洪氏即為曠古之天文學大師，《毛詩天文考》亦完美無缺。以清代天文學的發展而言，清初王錫闡（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中晚期汪日禎（1812—1881）等，均以天文曆法的推演著述見長，尤以梅文鼎為著。²⁴ 相較之下，洪氏的《毛詩天文考》貢獻，反而表現於其《左傳》曆法的考訂、及詞條意義考索的成果。

²⁴ 詳參陳久金主編：《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第八章〈清代天文學家〉。

陸、結論

《毛詩天文考》全書不到 12,000 字，共考《毛詩》天文詩句 21 條，另補鄭玄《毛詩譜》12 條，共計 33 條考證。較諸《六經天文編》10 條及《古今律曆考》12 條，洪亮吉《毛詩天文考》不論從廣納諸說、內容完備等角度而言，俱為考證詳贍之集大成著作，亦為歷代第一部《詩經》學天文研究的專著。

該書遍考《詩經》天文相關記載，按洪亮吉所求「完善、完備」的標準，篩選詮次，使每條考證均呈一系統性論述；如有特出於他說者，更添入以「廣博聞」。其次，因洪亮吉精嫻於地理、史志，故於考《詩》之外，另標鄭玄《毛詩譜》星宿分野。惟其著作個人色彩鮮明，雖名曰「考」，理應廣列諸說，無所刪削，但《毛詩天文考》在每個星象的系統考證內，似乎仍缺乏一部分詮解未收，以及有引述夾雜、誤引、混引的情況，是其侷限，亦是未來可再深入論述，以探討其引書收錄標準及現象。

徵引文獻

一、古籍文獻

-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叢書集成初編》據《學津討原》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邢雲路輯：《古今律曆考》，《叢書集成初編》據《學津討原》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4。
-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2。
- 〔清〕呂培等編：《洪北江先生年譜》，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授經堂重刊本，1971年。
-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7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光緒17年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1989年，頁1—13。
-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7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光緒17年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1994年，頁801—811。
-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收入《詩經要籍集成》第27冊，北京：學苑出版社，影印光緒17年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2002年，頁397—407。
-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6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道光30年淮甯張氏崇素堂本，2002年，頁1—13。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二、今人論著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吳佳鴻：《〈詩經〉與天文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林甸甸：〈《詩經》「三星」考〉，《文學遺產》2017年第2期（2017年3月），頁179—182。
- 邱韻如：〈動如參與商：詩經裡的三星歧義初探〉，《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4期（2019年12月），頁89—103。
- 高婷婷：《嘉慶時期〈詩經〉文獻研究》，瀋陽：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年。

莊威鳳主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的研究與應用》，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年。

陳久金主編：《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年。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臺北：明文書局，1984—1990 年。

鄭文光著，丁原植主編：《中國天文學源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附錄一：崇素堂刊本與《史學叢書》本對照表²⁵

出處	條目	崇素堂刊本	《史學叢書》本	說明
召南·小星	三五在東	孔氏曰：知三為 <u>星</u> 。	孔氏曰：知三為 <u>心</u> 。	據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星誤。
	維參與昴	西 <u>官</u> 候曰：昴，一名天路。	西 <u>宮</u> 候：昴，一名天路。	此處存疑，天文學者有言官者，亦有言宮者。 ²⁶
鄘風·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	巫咸曰：營室， <u>水</u> 星也。	巫咸曰：營室， <u>木</u> 星也。	水、木形近，疑刻誤。
唐風·綢繆	三星在戶	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 <u>卻</u> 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	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 <u>鄭</u> 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	據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應為「鄭差次之」。
小雅·吉日	既伯既禱	《尚書運期授》曰：房四表 <u>三</u> 道。	《尚書運期授》曰：房四表 <u>之</u> 道。	據《四庫全書》本，三誤。
小雅·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此可以明孟春建寅之制，三代同之，而變法實始東周之 <u>實</u> 厯也。	此可以明孟春建寅之制，三代同之，而變法實始東周之 <u>失</u> 厯也。	據文義，「失厯（曆）」為確。
		按王應麟謂：《春秋》日食三十六，厯家推驗精者不過 <u>三</u> 十六。	按王應麟謂：《春秋》日食三十六，厯家推驗精者不過 <u>二</u> 十六。	據文義，「二十六」為確。
		<u>哀</u> 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	<u>昭</u> 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	據《左傳》原文，日食事在昭公二十四年，又哀公經文無二十四年。
小雅·巷伯	成是南箕	《易 <u>類</u> 是 <u>謀</u> 》曰	《易 <u>是</u> <u>類</u> 謀》曰	書名為《易是類謀》。

²⁵ 二本於避諱用字如「厯厯」、「邱丘」，或同音異字者，不列表。

²⁶ 陳遵媯認為古代倡天人感應，故稱「官」，而其他學者如鄭文光，在其著作中是直書「南宮朱鳥」，未知誰是。

出處	條目	崇素堂刊本	《史學叢書》本	說明
小雅·大東	東有啟明 西有長庚	《荊州占》曰：出東方 為觀星	《荊州占》曰：出東北 為觀星	複查《史記·天文書》，「東北」為確。
毛詩譜	邶鄘衛譜	《帝王世紀》曰：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承韋之次。	《帝王世紀》曰：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	據《帝王世紀》「豕韋」為確。

附錄二：《詩經天文考》引用書目／古說概覽表²⁷

序號	引書	分類
1.	毛氏《傳》	經書
2.	韓《詩》	經書
3.	鄭氏《箋》	經書
4.	鄭《譜》（《毛詩譜》）	經書
5.	孔氏《正義》	經書
6.	朱氏《集傳》	經書
7.	《周禮》	經書
8.	〈周禮·夏官·司燿〉	經書
9.	〈周禮·夏官〉	經書
10.	《公羊傳》	經書
11.	《左傳》	經書
12.	《爾雅》	經書
13.	〈爾雅·釋天〉	經書
14.	郭璞（《爾雅》）	經書
15.	《埤雅》	辭書
16.	《史記·天官書》	史書
17.	《史記·律書》	史書
18.	徐整〈長厓〉（注《史記·北斗七星》）	史書
19.	《漢書·天文志》	史書
20.	〈漢書·外戚傳〉	史書
21.	〈漢書·郊祀志〉	史書
22.	〈續漢書·祭祀志〉	史書
23.	《晉書·天文志》	史書
24.	《國語》	史書
25.	唐固（《國語》唐固注）	史書
26.	《宋中興天文志》（《文獻通考》）	史書

²⁷ 說明：本表製作自洪亮吉《詩經天文考》所引諸書，可資分類者，為原典明確可考、引文大致相符者。其餘轉引之類，已無法確定原書者，或引用出處有誤者，不列入分類，以「？」表之。史書有部分出自天文、律書，故前文列入天文、曆算、星占書一類。

序號	引書	分類
27.	虞翻（《續後漢書》、《三國志》）	史書
28.	宗懷《歲時記》（《荆楚歲時記》）	史書
29.	鄭《志》（魏·鄭小同《鄭志》）	史書
30.	《帝王世紀》	史書
31.	石氏（《石氏星經》，引自《開元占經》）	星占書
32.	巫咸（引自《開元占經》）	星占書
33.	南宮候（引自《開元占經》）	星占書
34.	《孝經章句》（引自《開元占經》）	星占書
35.	西官候（引自《開元占經》）	星占書
36.	占（引自《開元占經》）	星占書
37.	《荊州占》	星占書
38.	《黃帝占》	星占書
39.	劉向〈九歎〉（《楚辭》）	個人著作
40.	王充《論衡》	個人著作
41.	張衡〈西京賦〉	個人著作
42.	《淮南子》	個人著作
43.	《枹朴子》	個人著作
44.	郗萌	個人著作
45.	楊泉〈物理論〉	個人著作
46.	安定劉氏（元·劉瑾《詩傳通釋》）	個人著作
47.	《北斗經疏》（引《困學紀聞》）	個人著作
48.	王世貞《四部稿》（《弇州四部稿》）	個人著作
49.	王弼（注《素問》）	個人著作
50.	《易是類謀》（《易緯是類謀》）	緯書
51.	《河圖聖洽符》	緯書
52.	《河圖括地象》	緯書
53.	《尚書運期授》	緯書
54.	《詩推度災》	緯書
55.	《春秋運斗樞》	緯書
56.	《春秋元命苞》	緯書

序號	引書	分類
57.	《春秋文耀鉤》	緯書
58.	《春秋佐助期》	緯書
59.	《孝經援神契》	緯書
60.	《孝經鉤命決》	緯書
61.	《天鏡經》	緯書
62.	《孝經說》	緯書？
63.	孫炎	？
64.	王基	？
65.	孫毓	？
66.	陳卓	？
67.	李巡	？
68.	邢昺	？
69.	鄭樵	？
70.	《河圖》	？
71.	石氏《讚》	？
72.	新安胡氏	？
73.	高子（〈詩序〉）	？
74.	《漢舊儀》（《後漢志集解》引《漢舊儀》）	？
75.	《堪輿經》	？
76.	《星經》	？
77.	唐僧一行	？
78.	分《指掌圖》	？
79.	《唐天文志》	？

